

如今竟急急赶到江心来倾听音乐了。一个“唯”字，把听众的鲜明情感全融进明月了。你瞧，明月也那么“悄无言”，可能也牵动了“心中无限事”，抑或它把两个等级悬殊的“天涯沦落人”都融进了银辉里？它经过音乐的陶冶、净化，已不再是“瑟瑟”秋风中的“茫茫”一片了，它已白多了，亮多了，美多了。它已从江天雾气中喷薄而出，升华到明星碧穹的中天了。此句既点明了时间变化，照应了前诗，又连同上句创造并升华了意境，还含蓄地礼赞了琵琶曲真象“仙乐”一样！

诗歌始终没忘写弹奏者本人的反响。演奏艺人既以自己身世为题材谱曲，演奏过程中她当然进入角色了。她“弦弦掩抑声声思”、“低眉信手续续弹”，“沉吟放拨”、“整衣敛容”……使我们通过她的举止神情看到了音乐形象的影子。当她再弹一曲时，由于又融进了在座“沦落人”那极其合拍的身世，音乐形象便更丰满、更典型、更富社会意义，故而更凄切、更感人，产生了比前一曲更高的“满座重闻皆掩泣”的艺术效果。这“满座”里，有她，有作者、听众，也有读者。

音乐是稍纵即逝、不复留形的东西。要

用语言文字把它真实形象地再现于纸面，不调动各种艺术手段是不行的。

《琵琶行》却能把音乐诉诸文字，超越时空，成为千古绝唱。当时，就“胡儿能唱琵琶篇”（唐宣宗李忱语）；而今，我们开卷能见琵琶动，览诗而闻乐声发，胜听实况录音，胜看电视转播。这正是作者发挥超凡的语言功力、娴熟的音乐素养和卓越的艺术天才，从基调、音响、内容、反响等各个角度，使用多种描写手法及修辞手段“翻作”而成的。在那样的社会里又处于那样的地位，要倾吐迁谪怨愤，控诉黑暗现实，很难办到，因而作者便借琵琶之声，以优美凝炼的语言熔情、言、声、义于一炉，铸环境、音乐、演奏者、作者、听众于一体，塑造出具有高度美学意义的音乐形象，不露声色地把人们一步一步带入那既神幻又现实的广阔艺术天地，使自己的控诉即诗歌主题产生了广泛的共鸣。至此，作者写作目的达到，感慨至深，因而，自然地会“泣下最多”了。

《琵琶行》字字句句描写音乐，是服务于主题的，绝非为写音乐而写音乐。在我们欣赏和学习它那摹音绘声艺术时，切不能把目光仅停留在那段直接描写音响的文字上，因为全诗是个完整的艺术整体。



“资之”解

刘剑岷

现行高中语文第三册《信陵君窃符救赵》中“如姬资之三年”一句，教材对“资之”的注释是“为这件事出钱（悬赏）”。把“资”讲成“出钱（悬赏）”，有值得再研究的必要。如果说“资”是“出钱（悬赏）”，那末，“公子使客斩其仇头，敬进如姬”，信陵君和他手下的门客，岂不是为了领取“悬赏”才替如姬报仇了。这不但有损于“急人之困”的信陵君的形象，也违背了

作者司马迁推崇信陵君的意图。

到底“资”作何解？据唐代司马贞的《史记·索隐》讲：“资者，畜也。谓欲为父报仇之资畜于心，已得三年也。”句中的“畜”是通假，通“蓄”即“心里存着”的意思。全句也可译为如“姬蓄意为父报仇，已有三年了”。